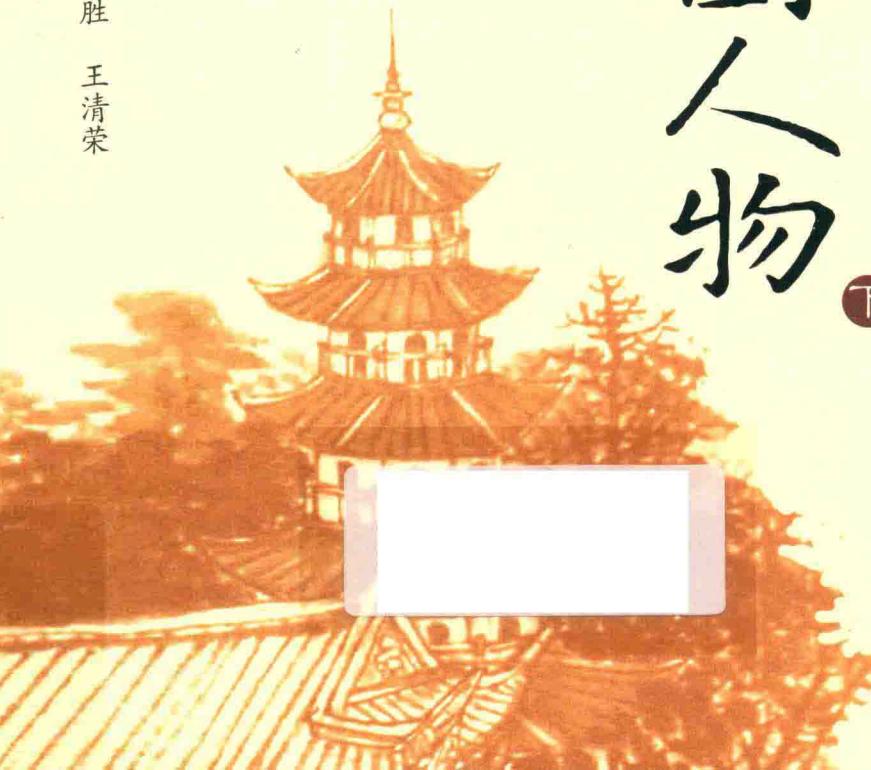


全州历史文化丛书

全州民國人物

下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主编 ◎ 蒋钦辉

副主编 ◎ 宾恩信

王文胜

王清荣

全州历史文化丛书

全州民國人物

(下)

主编 ◎ 蒋钦辉 副主编 ◎ 宾恩信 王文胜
王清荣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桂林 ·





目 录

目

开篇致读者 / 蒋钦挥	1
序(一) / 蒋济雄	4
序(二) / 欧文忠	6
序(三) / 宾恩信	9

录

末科进士唐尚光	11
生逢乱世的廖藻	33
附：广西银行点	
晚清御史赵炳麟，清人也	51
附：赵炳麟年谱 / 邹湘侨	
以身殉职的县长宾兴 / 宾恩信	159
附：武艺高强的宾荣光	
广西参议长蒋继伊 / 王文胜	185
附：天妒英才蒋继尹	
乱世浮萍王竹斋 / 伍祖华 周雪梅	345
桂北枭雄陈恩元 / 蒋家红 卿助南 王文胜 杨小林 邹湘侨 宾恩信 蒋楣媛	367
附：乡贤王恢为陈恩元所作诔辞	



地方豪强蒋余荪 / 蒋廷松	455
附 1：邓崇济：是蒋余荪的家人放了我	
附 2：唐志敬：我所了解的蒋余荪	
附 3：邕上听张老伯谈抗日杀敌往事 / 吕朝晖	
三月县长蒋文斋 / 陶启兄	539
书生报国唐资生 / 钟亮	555
附：我与资生先生数事 / 唐志敬	
大革命中的唐崇憲 / 卿助南	581
附：同赴国难的文庄、滕东垣	
爱国学者张先辰 / 刘忠华	611
附 1：怀念父亲张先辰 / 张健雄	
附 2：抗日杀敌的张先午	
少将周竞的戎马生涯 / 陶海华	667
英雄末路蒋文度 / 王文胜	717
王恢的传奇人生 / 蒋威美	764
附：魂牵梦绕是故乡 / 蒋钦挥	
桂系新锐蒋晃 / 杨小林	837
投身革命的蒋昌斌 / 卿助南	861
求真理的杨庆祝 / 卿助南	885
附 采编人员简介	932

地方豪强 蒋余荪

■ 蒋廷松

蒋余荪（1893—1950），秦家塘区新山乡锡福村禁山里村人。

曾三任全县县长，桂林地区民团副司令，曾围剿红军，抗战时任第九十三军挺进纵队司令，积极保境抗日，也曾镇压过地下党，后被选为『国大』代表。解放军入全州后，他下山缴枪，又劝降土匪蒋八桂，使全州剿匪工作进展比较顺利。1950年以『大恶霸』罪被处决。





- 家族溯源 / 457
改名“余荪” / 460
三任县长 / 464
围剿红军 / 466
筹资办学 / 469
保境抗日 / 471
纵队的是与非 / 481
抗战胜利 / 484
修建纪念园 / 485
抢米事件 / 488
蒋继璘之死 / 489
女儿革命 / 493
国大代表 / 497
发行股票 / 499
拒去台湾 / 501
下山投诚 / 503
劝降土匪 / 510
审讯软禁 / 515
公审大会 / 518
平反之争 / 520
附 1：邓崇济：是蒋余荪的家人放了我 / 525
附 2：唐志敬：我所了解的蒋余荪 / 528
附 3：邕上听张老伯谈抗日杀敌往事 / 536



蒋余荪(1893—1950)，原名蒋士谦，字敬斋，别号余荪，秦家塘区新山乡锡福村禁山里(今属龙水镇百福村委，又称下白石)人。他曾考入香港皇仁大学预科班文学系读书。由于教英语的英国老师辱骂中国学生，蒋甚为不满，从而愤然辍学。先是从教，后来从军，继而从政。曾三度担任全县县长，先后任兴、全、灌警备司令部副司令、全县民团司令部副司令、第八行政督察区民团副司令。1944年9月，任第九十三军挺进纵队司令，积极抗击日本鬼子入侵，保境安民。后任第八行政督察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。曾围剿红军过境并镇压过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。1947年11月，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。解放军进入全州后，他下山向全县人民政府缴枪，避免了更多的流血；并劝降土匪蒋八桂，使全州剿匪工作进展比较顺利。1950年12月，以“大恶霸”罪被枪决。

家族溯源

禁山里蒋姓迁自永岁乡大岗村，属势琳公的后裔，是“永作朝廷士”辈份之“士”字辈，也有说“仕”。他爷爷蒋朝飏时还是普通农家，在家打草鞋卖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才有了一点发家的资本。

有个湖南商人挑着布走村串户，因为蒋朝飏为人善良好客，卖

布人便经常住在蒋家，而蒋朝飚也待卖布人如自己家人一样。有一天，卖布人要回湖南，但布没有卖完，临走时便对蒋说：“我年老了，这次回湖南后也不知是死是活。如果我死了，或者因为其它原因不能来了，只要过了三个月，这些布就归你了，也算是我对你多年对我热情款待的一点回报。”卖布人走后便再也没有回到禁山里。过了半年，蒋朝飚知道卖布人真的不能来了，便将布卖掉，用这些钱置办了一些田地，然后通过省吃俭用和勤劳耕作，家境便比普通农家要好一些。

蒋余荪父亲蒋凤池（即蒋廷藻），是一个远近闻名、人人称道的大好人，还是一个秀才，曾参加过民国《全县志》的编纂。他学得一手好手艺——会做煮酒的饼药，便开了一家饼药铺，名气很大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前来购买，因此发家致富。他还懂得医术，更为可贵的是，他为老百姓开药方治病不收钱，患者送肉给他报恩，他也不会接受，假若送蘑菇、竹笋之类，他则乐意收下。由于蒋凤池为人讲公道，大家便选他管村里的公事。蒋凤池还订村规民约，以禁止赌博、偷盗。

村里的公堂（祠堂）有田地，称为祭田，收了租谷用于本族的春、秋二祭及村里的公益事业。如果年成不好，村里有人穷得无米下锅，可由公堂提供部分粮食，不用归还。如果谁家孩子上学有困难，公堂也会出钱资助。这种风气当时在全州各大村很是普遍。



禁山里村的蒋氏公堂

据秦家塘老俞家的俞正光(原在全州县防疫站工作，已退休)介绍，蒋凤池属于勤俭持家的人，尽管家里后来比较有钱，但仍舍不得花钱买丫环，晚上往往操劳到十一二点。他对儿女管教很严，经常布置许多作业让儿女们写。如果谁做错了事就罚跪，并让做错事的子女头上顶水盆。

禁山里村的蒋钦千说，蒋余荪治家也非常严格。蒋钦千年幼时，曾与蒋余荪的儿子蒋钦焘(乳名全生)在秦家塘中心小学读书。有一次，学校的学生打乒乓球，蒋钦焘想早一点打球，便插队到别人前面。有位同学不让，便与蒋钦焘吵了起来，直至双方打了一架。蒋钦千觉得他的做法不对，回村后便向蒋余荪告状：全生哥在打乒乓球时不守秩序，和别的同学打架。待蒋钦焘回家后，蒋余荪对他严厉地训斥了一顿，然后烧了一柱香插在地上，让蒋钦焘跪在天井里，直至跪到那柱香烧完方止。

蒋余荪共四兄弟，蒋士诚是老大，曾担任过全县高小校长、全县财政局长、财政科长等职务。蒋余荪是老二，蒋士咸是老三，蒋仕诵是老四。到蒋余荪这一代当家时，除管家的老三蒋士咸夫妻仍很节省外，其他兄弟手头就有点大方。一次，老四蒋士诵让一个受灾的村民来家里挑米，让在家管事的蒋士咸之妻(人称三奶奶)发现，便抱怨说：“你们动不动就叫别人到家里来挑米，哪里懂得当家的艰难。如果你们以为当家容易，你们为什么不当家？”据村里的“六伯娘”回忆，有一年大旱，粮食歉收，饥荒蔓延，蒋余荪回家时，见到粮仓里有许多粮食，趁管家的弟媳不在家，便对弟弟蒋士咸说，“如果饥荒，家里放这么多粮做什么，不如开仓放粮，救济乡亲”。蒋士咸听后，就打开粮仓让乡亲们来挑谷子，直到三仓谷子挑空为止。事后让弟媳发现了，便对蒋余荪抱怨说：“你与老四简直不要家了，今天他送粮，明天你开仓，不把家里折腾败才怪哩！”。据传，有一天，刚煮饭的丫环向她报告说：“三奶奶，二舅舅来了，是不是添点米？”她却说：“米就不用添了，多加点水就可以了。”

抗战时期，除老三蒋士咸在家务农外，蒋余荪与蒋士诚、蒋士



诵，都相继参加了抗日的武装斗争。到日本投降后，蒋余荪迈入权力顶峰，其家族也就到了最为兴旺的时期。

改名“余荪”

民国十五年，因躲过了全县县长覃明河的追杀，为纪念此事，蒋士谦乃取别号余荪（寓“劫后余生”之意）。后以此号知于世。

1924年2月，原旧桂系将领沈鸿英的沈军改名为建国军，自称为建国军总司令。蒋余荪在沈鸿英手下从军，颇受赏识，官至陆军广西第一军第一师营长。1924年5月23日，李宗仁发表“统一广西宣言”，开始逐步用武力统一广西。6月，沈鸿英部围攻桂林陆荣廷部，双方激战70余日。李宗仁、白崇禧趁陆荣廷与沈鸿英激战之际，与沈鸿英南北夹击陆荣廷。陆荣廷被迫撤出桂林，再退驻全县，并被迫于9月30日在湘山寺通电宣布下野。12月，沈鸿英遣师长陆云高带部属一万多人在全州驻扎，与蒋余荪、俞卓轩等全州地方人士交往密切。据俞卓轩的孙子俞正光回忆，他曾见到过沈鸿英赠给俞卓轩的一把指挥刀，上面刻有“沈鸿英赠”4个字。沈鸿英复踞桂林后，进而兼并桂中地区，更想夺取全广西统治权。

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1月29日，沈鸿英兵分三路，进攻李宗仁、黄绍竑联军；李、黄则避实击虚，分兵反击，聚而歼之。从2月到4月，沈鸿英左、右、中三路军，分别在武宣县二塘、永福县百寿镇金竹坳和桂林先后被李、黄（绍竑）联军击溃和消灭。1925年4月，李宗仁、白崇禧消灭了沈鸿英势力，便统一广西，旧桂系至此退出广西历史舞台。

沈鸿英兵败后，蒋余荪弃军从政，于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就任修仁县县长。同年，中渡县（今鹿寨县）覃明河来全州担任知事（县长之职，民国十六年6月，改知事为县长）。

据广西省参事、全州籍的廖竞天有文介绍，覃明河品性不佳。廖竞天任广西银行桂林分行经理时，覃任临桂县长兼任警察局长。



当时永福人侯励霜招兵买马，须向广西银行借支5万元，覃明河按照银行章程为其作保签字。但侯励霜拿到钱后并未招兵买马，而是在桂林买了住宅，名曰宴林馆。后银行追讨债务，侯励霜自然无钱归还，银行便找到担保人追债。覃明河当然不愿还这笔款，便想赖掉。一天，覃明河找到时任广西银行清理委员的廖竞天，扑通一声向廖竞天磕了一个响头，哀求减免债务。后来，此款经桂系当局批准核销。

再说覃明河到全州后，很快与全州当地封建势力站在一起，进而又因勒索地方与正在家乡的蒋余荪、俞卓轩发生矛盾。蒋余荪与俞卓轩加入国民党较早，在全州是国民党之头。

俞卓轩，又名俞蕃，于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五（1895年6月27日）出生于长乡俞家村（今才湾镇秦家塘俞家），与蒋余荪一起以优异的成绩从桂林中学毕业后，考入香港大学，彼此是非常要好的同学。民国十年（1921），俞卓轩与进步教师裴邦涛同在全县中学任教，当时蒋余荪担任校长，两人私交甚密，为全州的教育做了许多有益的事。俞卓轩在县中教书时，曾向青年传授孙中山三民主义、爱国主义，宣传平等、自由及扶助农工的进步政策。且他性格豪爽，为人诚笃，凡看到县里有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时，就挺身而出，敢于揭露。民国十一年6月，蒋余荪不再担任全县中学校长，弃教从军，加入李宗仁的广西定桂军。俞卓轩也弃教从政，任全县地方财务局长。当时，军阀过境，均索取巨额军费，而俞卓轩抗议拒交，地方公款赖以保全。民国十三年，俞卓轩受国民党左派裴邦涛委托，首先在全县组建中国国民党；次年10月，又在县城首建中国国民党全县县党部，担任党部执行委员会首届常务委员，直到民国十五年夏被杀害。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，国民党全县党部做了一些扶助工农的事情。此事全州县志曾有记载。

禁山里与俞家相距仅一河之隔，同一田垌，又同过学，同学校从过教，在政治主张方面又多相似，故蒋、俞两人让覃明河十分不满。民国十五年，覃明河来全县任县长这一年，蒋余荪在修仁县当县长，全州的事原本与他无关。但早在民国十四年9月，川军军长汤子模



率军3万进驻全县，搜刮全县财物，逼死县知事宾兴的事（详见《宾兴传》），一直让蒋余荪感到愤愤不平。这次蒋了解到覃明河来全县后为中饱私囊，想加重全州百姓赋税，蒋不能容忍，就想办法进行抗拒。当时蒋余荪年轻气盛，在全州有一定的影响。他得知覃明河贪赃枉法，就利用自己的声望来反对覃明河。而覃明河贪污公款，又被俞卓轩所发现。身为全县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俞卓轩，便公开对覃明河发出警告：“全州的钱不是你能贪的！”俞反对覃明河贪腐的事也深得蒋的支持。这让覃明河在全州不能不有所顾忌。覃自然视蒋余荪、俞卓轩为眼中钉，肉中刺，便想找机会置蒋、俞于死地。

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3月，湖北的胡宗铎被调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（军长李宗仁）第7旅少将旅长，部队到达全州时，覃明河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。

据俞家村党支部书记俞平柏听老人相传，当时覃明河有个侄儿在胡宗铎的部队当团长，他率部队已经过了全州城，到了黄沙河。在全州当知事的覃明河知道后，便专程跑到黄沙河去看望他的侄儿，并唉声叹气地诉起苦来。侄儿说：“谁在这儿欺侮你？我给你报仇！”覃明河说他来全州后，因为有蒋余荪与俞卓轩从中作梗，他地位不稳定，调不动人马，什么事也干不成，能除掉这两人就好了。覃明河的侄儿当即应承下来。

他们罗织了一个罪名，以蒋余荪曾在沈鸿英军队里任职，俞卓轩曾热情招待过驻扎在全州城的沈鸿英为借口，给他们戴上了“勾结倒台军阀沈鸿英，企图叛乱”的罪名，欲处死蒋、俞二人。

也有资料说，帮助覃明河枪杀俞卓轩、蒋余荪的人，就是胡宗铎本人。

这年端午节，覃明河向蒋余荪、俞卓轩发出邀请，称五月初六到县府共商要事。

为了能顺利枪杀蒋余荪、俞卓轩，覃明河做了精心的准备。他知道蒋余荪与在省里任职的蒋伯文等人关系不错，如果走漏风声，



遭到省政府人员的干预，就不好硬着头皮杀他们了。为此，在捉拿蒋余荪、俞作轩之前，便吩咐自己的亲信控制了全州县里通往外界的电报电话，剪断了全州通往桂林的电话线。

民国十五年农历五月初五，正是俞卓轩 31 岁的生日。他接到覃明河的邀请信后，于初六日率直地走入县政府大门内时，被覃明河早就布置好的伏兵一举擒获，并决定立即枪杀。行刑前，覃明河还算开了一点小恩，让他留下了一份遗书。俞在遗书里写道，让后人以农为本，别参与政治斗争，因为政治斗争太残酷了。俞卓轩是在天井里被枪杀的。当时天井里有草坪，按民间说法，人死在草坪里是属于平庸之辈。面对死亡，俞卓轩表现得非常坦然，他对刽子手说：“好汉不睡青草坪，要死你们得给我铺上红地毯。”覃明河满足了俞卓轩的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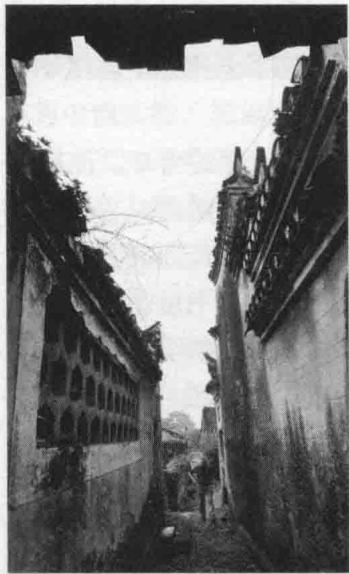
俞卓轩死后，陈开瑞的父亲为俞卓轩的遗体盖了一条毯子，让人抬到今东门菜市的扬泗庙里。俞生前养了一只猴子，也许日久生情，感情非常深厚。猴子见俞死后，便哀嚎不已，不久即死。

覃明河派兵到俞卓轩在县城的家里，搜出了一些当年沈鸿英部队留下的军棉被，这些算是俞“通匪”的证据。据《全县志》记载：“民国二十一年，县长黄昆山呈请广西省政府为之昭雪，并于县行政会通过为其立碑纪念。”

蒋余荪虽然只比俞卓轩大两岁，做事却比较老成，他怀疑覃明河设的是鸿门宴，便找了一个借口拒不赴约。

覃明河见蒋余荪未中计，不肯就此罢休。因为他知道，只要有蒋余荪在，待胡宗铎的部队离开全州后，他可能遇上更大的麻烦。所以，他立即让他侄儿派了一个连的兵去禁山里缉拿蒋余荪。也是蒋余荪命大，他有个舅爹爹在县政府当差煮饭，对覃明河与蒋余荪之间的矛盾有所耳闻。这位舅爹爹见覃明河组织武装人员外出，便留神打探，知道消息后，连忙跑到 20 多里外的禁山里向蒋余荪通报，叫蒋赶快出去避难。

蒋余荪虽然知道覃明河对他心存不满，有除掉他的心思，但开



蒋余荪禁山里故居一角

里任职的蒋伯文听到了消息，想阻止覃明河的行动，却在省里联系不上覃明河，故只好骑马从桂林赶回，走到半路时，覃已经枪杀了俞卓轩，蒋余荪也逃往了他乡。

蒋余荪逃跑了，这让覃明河感到莫大的恐惧，他害怕蒋卷土重来，就在他来全州任职的当年，向省里写了一个辞职报告，离开了全州。第二年，他到临桂县当县长。到了1950年，覃明河伙同其子覃正旺、覃丽天、覃正晖，在四十八弄聚众为匪，任“桂中军政区反共救国军司令部”中将高参。1951年剿匪中，他在融安县泗顶乡吉丹村被俘，4月28日在中渡被枪决。

三任县长

全州在民国有几年时间，曾一度沦为军阀混战的战场。

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3月26日，在李宗仁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爆发蒋桂战争，南京国民政府出兵讨伐桂军，桂

始并不相信覃会派兵前来追杀他。在舅爹爹的再三催促下，为了防止意外，才决定离开村子，去外面躲一躲。就在他刚刚走到后山时，覃明河侄儿的军队已经匆匆赶了过来，将村庄团团围了起来。躲在暗处的蒋余荪瞧见到这惊险的一幕，知道覃明河不杀掉他不会罢休。如果自己仍然留在全州，随时有杀身之祸，而往桂林方向出逃又担心有埋伏，所以最后只身逃往武汉，加入了桂系国民革命军第7军杨腾辉驻武汉的队伍，就任国民军第57师师部参谋。

俞正光听他奶奶说，当时在省

里任职的蒋伯文听到了消息，想阻止覃明河的行动，却在省里联系

不上覃明河，故只好骑马从桂林赶回，走到半路时，覃已经枪杀了

俞卓轩，蒋余荪也逃往了他乡。

军战败。次年秋，李宗仁返回广西南宁，组建护党救国军，自任总司令，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。

1930年4月，李宗仁参加冯玉祥、阎锡山反蒋，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（总司令阎锡山）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，由广西进军湖南，支援阎锡山、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。李宗仁所属的梁朝玑师驻全县、永州。5月中旬，桂军及唐生明部共3万兵力，由东安、黄沙河、龙虎关入湘，于6月4日占领长沙。9日，粤军蔡廷楷率三个师至衡阳，断其后路。30日，蒋、粤、湘三军对桂军总攻，大败桂军。7月4日，桂军自永州退至全县。

由于军阀在全州混战，社会治安极不稳定，土匪活动也很猖狂。民国十八年6月5日是“药王菩萨生日”，零陵匪首罗小老三率30余人，装成赶圩民众，袭黄沙河团务分局及街道，打死2人，捉去4人（后以500元光洋赎回），抢去团务分局步枪19支。同年5月才任职的县长王启华（即王竹斋）仅上任月余便下台了。自此，在全县的各种势力较量角逐，开创了全州频繁更换县长的时代，来全县就任县长的，像走马灯似的，换了一个又一个。仅民国十八年一年之内，全县便更换了11位县长，民国十九年又换了9位县长。

逃往他乡的蒋余荪，于民国十八年12月取代了同年11月才任全县县长的苍梧县人杨文炤，首次担任全县县长。但他的地位也很不稳固，就在担任县长的同月，即被程仲谋所取代。但在同年12月，程被大西江乡峡口村的唐燮所取代。而唐燮仅当了一个月，就被桂林市的张元瑗所取代。张元瑗也只当了一个月，就被子咸水乡黄沙田村的蒋恺（即蒋文斋）取而代之了。

蒋余荪又于民国十九年5月第二次复出，取代蒋恺再次担任县长，但好景不长，只干了一个月县长，便被苍梧县的钟宝图所取代。而钟宝图也只干了一个月，同年7月便被凤凰乡萃东村的阎介取代。

阎介更是一个“短命县长”。他当月上任，当月便被东山再起的蒋余荪取而代之。但蒋余荪这一次当县长更不顺心。就在他当县长的同月，冯华堂勾结土匪邹铭清，自龙水猛扑县城，捉住蒋余荪



勒索巨款，并坐镇县城数日。土匪后来虽然被上八里团局赶走，但在石塘停留期间，抓住蒋凤英，假令召集附近士绅开会，赴会者被全部捉为人质，勒以巨款，然后向兴安开拔。这年8月，第三次出山的蒋余荪，县长的乌纱便被冯华堂夺去了。

遭此劫难，让蒋余荪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，他便重视发展自己的力量。以至后来凡到全州担任县长的人，都先要拜访他，否则地位不稳。而外地来全县当官的，对待全县百姓也不能为所欲为，若做出对全州百姓过火的行为，蒋余荪便会进行干预。到抗战前，蒋余荪的自卫武装有了相当大的规模。

围剿红军

1926年夏，国民党全县县党部成立。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，县党部执行孙中山先生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。11月，从毛泽东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毕业的学员唐正作，被委任为国民党全州县党部农民部长，从梧州国民党宣传员养成所毕业的学员唐耀文，被委派为宣传部长。他们回到全州后，迅速在县内开展农民运动，一度搞得轰轰烈烈。直至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全州农会才被迫停止了活动。7月之后，全州农会偶尔活动，已无力挽回大局。

1929年6月，俞作柏、李明瑞主政广西后，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，全州的农运工作又有较大的起色。这一年，全县的政局动荡不定，平均每月换一个县长。同年8月，杨济再次任全县县长，曾大量印出布告，明令减租减息，并委派国民党全县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兼农民建设委员熊传睦，下乡组织农会，实行“二五减租”。全农运工作曾一度高涨，特别是万二乡小塘前、河口里等村农会的“二五减租”运动，搞得红红火火。

1929年下半年，新桂系稳定了广西政局，继续开展了镇压农会的活动。1930年7月，蒋余荪再度担任全县县长，按照新桂系

的意图从事镇压农会的活动。他派兵到河口里，抓捕农协干部，逮捕了倪国祉、蒋桂荪、易殿邦、李步清、蒋淡然、黄石山、倪松柏、谢概轩、谢明德、秤砣满爷、倪继福（倪国祉之子）等10余个农协干部，进行关押。农协干部被捕后，村内无人主持农会活动，那些被捕的农会亲属后来通过各种渠道，陆续保释，但红火的农会运动就这么停止了。

但这一届蒋余荪仅担任了一个月的县长，同年8月，陈恩元便接任了蒋余荪的职位。陈将倪国祉继续关押了3年余，共提审5次。陈恩元审讯时问倪国祉：“谁叫你们胆大妄为！”倪国祉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不是我们老百姓胆大妄为，而是你们当官的出尔反尔，愚弄百姓，我们减租，是按照你们的布告做的……如果有错，由你们负责！”他从怀里摸出县政府的布告，往公案上一掷，声色俱厉，弄得陈恩元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

此后，全州的农民运动惨遭失败。

不久，全县爆发了桐木江瑶民起义（又称桂北瑶民起义）。它以桐木江为中心，县内东山与邻县兴安、灌阳、龙胜、义宁（县治在今临桂县五通镇）诸瑶区，同于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2月20日举义。广西当局派第七军军长廖磊为总指挥官，所属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为联络指挥官，副师长陈恩元指挥兴、全、灌各路战事，对义军进行血腥镇压。据1998年出版的《全州县志》记载，在这场镇压瑶民起义的行动中，时任全县民团副司令的蒋余荪，在桂林区民团指挥官张淦、第十九师副师长陈恩元的指挥下，也参与其中。

此事刚平，又有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过全州，桂系民团是围堵红军后卫部队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。

广西穷，桂系养不起大规模的常备军，便实行“寓兵于团”的政策，也就是尽量减少常备军，大量组织训练民团，作为后备兵员。桂系民团的具体制度是这样的：将全省划为桂林、平乐、柳州、梧州、南宁、龙州、百色、天保共8个民团区。每一民团区设一民团指挥部，负责指挥所属各县民团司令，编练民团。每一民团区设3个常备大